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治道門

法制　附　紀綱　詔令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體統法守精神○自朝廷以天幸爲人事而天下之體統不相聯自大臣以法守爲道揆而天下之綱目不振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掉此事變所以日興夷狄所以敢於怙強也天心仁愛人君故風雷示威彗孛示灾地震示變旱灾示警與夫兩淮詞三川墟荊襄蕩此非細故也而朝廷之上方且悠悠度日上下之眞情不孚内外之氣脉不貫事體扞格留不講究而君臣上下倒曰

天道常在中國天心好華惡夷可乎大臣以道事君故旦朝晩見從徒乘馬鐘鳴鼎食分尊望重與夫除一職退一吏更一事甚不容忽也而朝廷綱紀未見整整修明繳還內降之故事修德為治之要典頭緒棼絲未盡謡貫而上下雷同例日文法之當容簿書之當究可乎士大夫任人國事故帥閫有權守令有職筦庫有司堡將有守與夫制金穀司封駁掌典故者皆有常職也而乃苟且事功希幸進身課最不聞以第一稱職守不聞以修舉用內外解縱未見交修徒使朝廷之上例曰百官有司之當勤君子犯義之當戒可乎

尊君柄修國典○君柄尊則萬事之綱舉國典修則萬事之目張此今日更新之政所宜先也且天下之務亦多端矣苟

自一事一物以上必眊眊然求以理之吾恐日不暇給而脞叢之弊愈滋惟夫審其樞要轉其機栝使天下萬幾有若綱在綱之勢則事事物物無不各躋於理矣蓋權綱者人君之柄也權綱既正則朝廷清明中外震肅萬事之綱豈不因是而舉乎法制者有國之典也法制既修則號令一新蠧弊盡飭蕩芈之日豈不因是而張乎故以是而正風俗則風俗必美以是而修政事則政事必立御外理內則有其術治兵恤民則有其方以至若邊備若邦儲無不一一修飭是皆權綱法制有以振起之也

稽古偉議 漢不能法古制○井田古制也秦爲阡陌而漢因之封建古制也秦爲郡縣而漢因之黃屋左纛秦之儀而漢

獨不可更制乎丞相太尉秦之官而漢獨不可正名乎藏於禮官寢以不著則漢之禮何覩焉施於朝廷皆以鄭聲則漢之樂何尚焉議郊祀則斷以讖諱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古制固如是乎

漢改古制數條○夫五乘之別見於巾車自篆綖墨棧而下不相侵越也今也賦六百萬錢者（賈誼傳）乘傳而行郡國所察過六條者（鮑宣傳）去法駕而舍宿郵亭賢者自備車馬（兩龔傳）而醫巫之召反爲駕太子不能具醻酢（食貨志）而胃脯之後乃連騎視古制何如哉至於五等之辨載於司服自驚毳希元而下不相凌躐也今也被衣絲履婢妾而后服襪冠具帶侍中而婦飾見天子者冠步搖之冠（江充傳）謁直指者帶櫑具之劔

迥然視古制何如哉賈誼仲舒之流屢欲改易服色而俱不得其當至使人主病於其難而有未遑之遜而損文用忠之說未免人多異論者蓋聖人之經既不可得而見則先王之制亦不可得而考也先漢二百年而一代制度迄是而遽止如輿服所載凡車輿弁冕之制所謂采周官禮記及尚書以爲之裁酌者大抵皆承平以後之事此惓惓於漢者所以有不足乎其前之嘆也

法祖爲獻 祖宗法制之善○藝祖修身立本爲萬世則納諫諍之忠而斥可邇之聲色忘宴安之樂而念爲君之不易宮門之政皆稟承於昭憲禁庭之密未嘗有請謁之私至於宗廟社稷之重付之天下之至公睿斷淵識堯舜之用心也吾

宋家法無愧於三代而繼體之功又遂過之列聖脩身盛德不待言矣若宮闈臨决皆為前代之害而我宋有高曹向孟之聖三代后妃之賢不過塗山妊姒邑姜之可稱而我宋母后世有社稷之功前代人主諱言儲貳仁祖以鼎盛之年立英宗於春宮高宗以艱難之運建孝宗於潛邸此其創法立制無非可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者也

心為綱政為目○天下之政有綱有目大綱先正然後萬目可舉綱者何君心是也目者何在朝廷在百官在萬民是也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漢董仲舒之言誠為知本之論恭惟孝宗皇帝為宋我厲精之主四選七司既有總類敕論格式復為總類防近習制戚里抑

夯競塞僥倖禁貪墨戒誕妄謹除授嚴審察覈伴功計國用恤刑獄明賞罰無非正朝廷百官萬民之具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近親宮人有請不許左右近習不能汨吾之淸明則南班遥刺之濫用超轉必追請繳奪矣明諭緝臣不降中批黜陟予奪付之中書之公議則給舍臣下之各舉乃職必戢駁執奏矣事事物物一付公法而一毫之私意不參焉此所以綱舉目張卓爲千載中興之主也

時文警段立國當有規模○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天下無善治寥寥千載間豈無賢君明臣倐立法度講明政刑欲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綱紀而已矣使吾朝廷

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别國是歸一而不渝則紀綱之定固可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模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扁鵲之驚也

多事則可變法○大抵久安之世無事之時人心樂因循而憚改作風俗喜安靜而惡紛擾加以弊根盤固者未易以遽搖法制已墜者不能以卒復故其為之也常難多故之後無聊之時人心望拯救而思更革風俗厭湮鬱而待更變加以紀綱久玩者可乘此以更新舊典久廢者可因是而修復故其革之也常易

權綱法制兼舉○當積弊之餘而欲興起天下之治功者其

大要有二一曰權綱二曰法制二者兼舉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蓋權綱者人主之操柄也法制者人主之斧斤也權綱不振則事不歸於上而歸於下恩不由於已而由於人群臣無所稟命也事勢有所扞格也是雖焦勞於上而渙散無統終莫得其理矣法制不立則趍事赴功者無所勸畔官離次者無所忌有功者賞未必加有罪者罰未必及是雖申勑戒諭百官有司皆以具文視之矣

綺語駢珠

紀綱既立朝廷清明　紀綱不飭取辦彌縫

法制既修蠹弊盡飭　事權散出積成扞格

法制搶攘君子之所憂　金玉科條燦若雲漢

條令昭垂小人之所懼　祖宗典憲昭若日星
醇化懿綱儀刑四海　法守既定則天下有常心
洪模碩畫標準百王　經制不立則天下無善治

當今獻策紀綱可以立國（）夫紀綱扶持唐命以永紀綱蕩然周業以衰夫紀綱者無形之物也國體所恃以尊安者此耳邇年以來大綱不舉政出多門未免條目之或紊權綱不總政本不立未免體統之或分爵命當稟諸朝列閫惟意辟置不得而拒也利權當歸於上邊藩倚勢籠取不得而詰也身任守禦望敵輒奔曷嘗少正典刑身居偏裨淩犯將帥何嘗少伸紀律凡此者皆紀綱不振之咎也蓋君者臣之綱內者外之綱其在廟堂則朝廷為天下之綱其在諸閫則帥臣

為一路之綱其在諸屯則總戎為一軍之綱小大上下維牽繩聯人主總攬此紀綱者也大臣主張此紀綱者也百司庶府則奉承此紀綱者也是必大權歸公上則紀綱振正人聚本朝則紀綱振公論在臺諫則紀綱振孝宗聖訓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振使人不敢犯耳愚之所謂振紀綱以尊國體者此也

法舉則政亦舉○昔藝祖皇帝之聖訓曰勸懲國之常典高宗皇帝之聖訓曰賞罰國之大典則知祖宗當艱難之運其規模運量所恃整齊天下者恃有此法耳蓋聞國勢無強弱視法之行否而強弱政權無重輕視法之行否而重輕夫帝王有實心推而行之者皆實德舉而措之者皆實政一事不

實必以法繩之不顧也一言不實必以法責之不恤也蓋法
舉則政舉法玩則政玩世道興衰嘗必由之國家金科玉條
燦如日星比年以來槩條用例出法徇情由徑者挾巧而開
其途效尤者尋罅而踵其轍官無禁畀可以苟得罪無輕重
可以苟免甚至出令而敢於稽違未聞有所警厲也上功而
敢於欺冒未聞有所糾劾也上下相蒙蠹弊日甚虛文有餘
實政不足是必清一心以奮剛斷常一德以新實政因天下
之弱遊成天下之實治則祖宗之心法在吾方寸中矣又何
事勢已極之足憂哉

內治未舉五弊〇蒙蔽雖有將亡之證而我之內治未見其
可以成功也斜封之梯徑尚廣冗食之根冗尚多而近職未

甚嚴抨彈抗論於孤幾封章禁聲於權右而綱維未甚張釐
室盡苛虎之供煙竈困流馬之運而邦本未甚固畀州麾於
鷃冠付銅章於麟楦而郡寄未甚擇造膝罕格非之言坐論
乏沃心之告而獻替未盡忠所可恃者恃天心眷顧一事耳
以此而欲坐待夷狄之亡愚未見其可也

愚收結法度行之在人○雖然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井田封建三代之良法也可行於三代而不能
行於後世漢唐之紀綱制度壞於中世以後之君是非法之
不同也而所以行之或異也我朝祖宗立法燦如日星昭若
雲漢守而勿失萬世無弊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
敢以是爲今日獻

以美意行善法〇雖然有國法有心法方寸一改群動皆新一暴十寒能生者寡周官之法度美矣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之祖宗典則昭如日星人存政舉正在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也愚請以銘盤為吾皇之銘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其人（易繫）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卦）魚麗廢則法度缺矣（詩六月）上有制度則民知止（家語）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左昭四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左昭十二年）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子周公篇）

歷代沿革 伏羲氏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察法於地白虎通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虞夏堯之道法度彰揚子法言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彰焉前漢律曆志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禮書禮志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漢書志文帝賈誼以漢興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奏之帝謙遜未遑也賈誼傳武帝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前漢書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武帝贊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紀本唐興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韓愈傳太宗魏證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傳十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房杜二人討裁杜如晦傳太宗之治制

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憲宗
元和之間百度修舉僕洎
皇朝典章眞宗語張齊賢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遵守致
和平耳劉承珪使人求節度王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
典故所無不可聽也　仁宗令范仲淹等奏當世務仲淹上
奏曰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損不可
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本必揣其末願陛下行之庶幾法
度有立紀綱再振矣　嘉祐中樞密副使胡宿顧惜大體群
臣言及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厭之曰變法古人所
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神宗朝陳瑩中
言熙寧以來三十年間天下法度凡四更改熙寧改治平元

豐改熈寧元祐改熈豐紹聖改元祐　哲宗初范仁純謂司馬光曰法固有不便然亦不可暴革葢爲治惟去泰甚爾又況法度乃有司之事宰相當爲天下擇人才布列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不得人雖良法亦足爲民病高宗嘗曰朕思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此實艱難

先正論建　富弼上仁宗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虛吏員冗而卒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討尋向來諸司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

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幾弊法漸除此救禍亂之本也
劉安世上哲宗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
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須而復令蠲除者吏
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源蓋由謀議未精思慮未熟
遽為之紛更也伏望申飭門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
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
汗

文集精華 孫洙云觀國之興衰者不視其君之仁暴而察其
令之繁簡而已觀國之治亂者不視其民之良窳而察其令
之弛張而已今國家律令之事一刻法之臣請之變舊防矣
選舉之事一矜名之臣言之亂舊章矣財貨之事一興利之

臣啓之華舊法矣於是有日下之詔月易之令其規為建議初若百世可行也功未半而復還之變未久而輕廢之故詔令未有循行至十年者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或歲終而易也甚者朝定而夕除之矣夕定而朝改之矣

法制二　以原於君身立說

策頭 有躬行有法制躬行所以風天下法制所以限人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民志定風俗同而天下之治舉矣昔嘗觀成周之時上自公卿之尊下自庶民之卑其等級次第尺寸不敢易纖毫不敢渝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精專視聽純一易直渾厚以從上令而莫有僭差無度以干王政之誅者意必有殊尤卓絕之事以轉移於觀感之

下及觀太宰之職大臣之所以格正人君者雖微必謹得非躬行盡善法制始可久行而無弊歟

策畧人主一身萬事之綱領係焉必吾身有法度然後能定天下之法度是不可不知也故中庸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必自於脩身大學言治天下之道必本於正心身脩而心正則天下國家之法度整整乎有條理矣是故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此法度也而非法度之本也檢柅其身心規矩其踐履言思爲法行思爲則而遵守於宮庭屋漏之際此非爲法度設也而實法度之所自出也故昔之論禹者曰身爲度聲爲律吁此法度禮樂之所由以出歟

嘗謂不法先王非善治也不本六經非善教也夫周公孔子

以其一心之精微推二帝三王之功用以澤斯民以淑後世固有所謂大綱非一二節目之謂也然則所謂大綱者果能講明皇極之敬五事乂三德使無一毫之慊者乎果能講明中庸之九經自修身兢兢以至子庶民無一不盡者乎又果能講明大學之明德自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無一不謹者乎必如此而後可以合周孔之志並帝王之隆矣

事紀 秦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令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曰夫自上聖黃帝作以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王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上下交爭皆此類也史記秦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宜是以法令必合於人情而後行 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史夏紀 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書五子之歌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禮記中庸　或問朱文公昔者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烝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語錄李邦直云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忽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詐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

法而有功法原

法制三　紀綱　以舉綱張目立説

策頭 振一國之衆目易舉一國之大綱難大綱舉而萬目自張大綱聯而萬目俱舉特在於吾君吾相主張維持如何耳夫立一政事而曲防多門之漸安一流民而使無剖繩之虞百為修舉而人心環向於公朝衆賢萃聚而聲焰不熾於儉彼此之謂張衆目易然目不自張必綱舉而後張領不自振必挈裘而後振太權重柄握自九重而天子無私昵朝綱公論歸之中書而大臣無曠官國政事功歸之君子而士大夫無苟道上以圖治為心下以輔治為職此之為綱舉

策段 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

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夫所謂紀綱者非特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衽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於國君臣相正有同德叶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宮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內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乘繩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
自古為天下者必振勵紀綱以為整齊嚴肅之地今也倖門大開蠧穴難窒御劄剡而帝制輕內降煩而廟旨輕不惟諸

司隍補仰瀆異申也而統帥躐級閣職超榮非望恩渥亦可資緣而執券矣不惟奸贓湔洗上褻渙汗也而府胥逃刑巨室免罹蕞爾猥胥亦可梯媒而探囊矣金穴錢神塞破儉壬之屋而璧瑕圭玷疵類甚貴之身如此而欲紀綱不紊得乎韓雜說

事對 夏殷周之衰也傳數十王而不傾者紀綱存焉耳 亹亹穆穆為紀為綱 太康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書 湯先王肇修人紀伊訓 文王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棫樸 成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假樂 蕩蕩凡伯刺厲王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詩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前漢高祖贊 漢興綱紀大基前漢律志 元帝漢之紀綱日紊者由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劉蕡策 光

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紀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大抵皆㳂隋之故然猶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治未嘗不欲明制度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百官志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天下之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雜說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朕思與卿等謹守法度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至道元年上曰漢晉紀綱大壞朕革故鼎新別立爲一朝之法二三大臣猶有異論朕執心堅固勤行不怠修明憲度興利除害亦不慚於古矣 淳熙十三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

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而已並聖政

詔令 附 以奉行得人立說

策頭 文命誕敷旨意不匱人主所以出詔令也敎條明備王命肅將人臣所以行詔令也夫以一人高拱於九重之上而黎民環處於四方萬里之遠上有德意志慮阻於勢之尊而不易以下孚上有仁心仁聞隔於勢之隆而未易以下達往往君民曠絕勢分森嚴自非披心腹露情愫發爲由中之言布仁恩施德澤詳爲畫一之令誕告爾百姓通休戚於一體歷告以朕志本眞實以發言則君門隔乎九重主勢重於太山而一人之德意志慮終未能遍乎於天下然上有誕發綸音之天子下當有廣宣德意之人臣且人臣非以將順爲職

乎則道王之德意以致之民者正其職也非以對揚爲我乎則達君之志慮以致之民者正其義也上下雖殊脉絡無間誠使不自爲政而惟奉王命以爲政不自爲敎而惟承休德以爲敎出之九重者必欲達之於四方萬里宣之話言者必欲見之於政事設施則王命不爲具文實德周於下被凡人臣之敷宣道達孰云無補於人君是知出詔令非難而行詔令爲難行詔令非難行詔令而群臣廣宣無壅者爲難人君攄實意以下一札之詔令是將委之自行抑亦資之人而相與推行乎

策段 有如九重出綍方里傳陛告爾百姓于朕志遙爾萬方聽朕言傷於爾本痛在朕躬罪在萬方咎歸一已而又念民

生之困憫士卒之勞詔語温純情辭愷怛舉天下已極之弊而皆以爲自予一人致之此時此意凛然于辭聽之者燮於挾纊聞之者欣若更生矣然民困於流離而以爲予之辜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脫流離之餓莩使之適稻粱之飽者非守令之責乎兵死於戰鬬而以爲予之過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推戰鬬之賞賚使之忘行陣之勞者獨非將帥之責乎夫詔令出於一人而信於千萬人豈自能敷施而自能周匝探適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壅狹也動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格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變也體人君造命之初意而使民臣士庶咸見其意不藏襲以欺不誣誑以諂不矯假以妄導其脉絡而疏通之防其扞

格而由徵之搜抉其廢墮檢舉其慢弛布之於木鐸之載揚宣之於象魏之昭示敬應之心同於寰宇則習熟之者如服膺父兄之教訓孚信之者如適口珍甘之滋味初無狙詐馬駭之態也率俾之化周於普天則慕望之者如快覩麟鳳之奇祥銘藏之者如謹識方譜之信驗初無狐疑猜忌之習也君者出是詔令者也而誠信者又君之所以出是詔令者也君以寬而爲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嚴廢寬矣君以廉而爲詔令則吏治不當以貪廢廉矣君以仁爲詔令則吏治不當以暴廢仁矣君以德爲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刑而廢德矣是知詔令爲風化之樞機感於此而彼應感於上而下應感於一人而千萬人應不加私情疑慮以蝕其公明不加偏見小知

以窒其通凘不加邪說詖論以害其正大本之以誠心定慮出之以眞德實意綸綍之所須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情言之的確也郵驛之所傳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德音之溫淳也戶庭之雍容億兆之響應九重之密勿六合之影從皆詔令誕敷之所致嗚呼盛歟

西都爲民之詔一頒而山東父老有感慨之意建武中興之令一下而長安長吏有決見之言夫尊而爲人主君門九重邈在萬里詔旨一行天下之大見肺肝者此何理也大抵詔令所寓出於中心之至誠當時奉而承之者一得其人雖海嵎山嶠幽閒僻陋對詔書於君門千萬里外端若躬承丁寧之旨不違顏於咫尺之近雖然使奉承者一非其人指爲虛

文不以經意上無以稱天子諄諄之意而下負顒顒之望此則奉承者之罪也

書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舜典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禹謨文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詩烝民宣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詩烝民文帝十二年詔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本紀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賈山至言武帝元朔元年詔令二千石舉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本紀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紀黃龍元年詔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又詔令吏或以不禁奸

上時邪爲寬大或以酷惡爲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同

更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黄霸爲選擇良吏

若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傳本宣帝詔書每下民忻然

國更生傳王吉元帝號令温雅有古風烈傳本光武以手迹賜方國

每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傳循吏拜侯霸爲尚書令明習故事每

過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傳本宇文融所

令見高年宣天子詔旨百姓至有感泣者傳本唐德宗陸贄言

書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下所制書

奉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言陛下在奉

不天山南時勑令至山東士卒聞之皆感泣思奮是以知賊不

他足平也傳陸贄氏趙光奇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更無

緣非令稅而誅求者過於稅每詔書憂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史傳本朝仁宗慶曆二年歐陽修曰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語曰且未要行或曰略與應指揮續長編高宗紹興二年上曰今日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若或未當許卿等奏禀給舍繳駁有司申審煙三十二年鄭康佐言陛下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八九申飭攸司自中興以來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言賜守令詔令勑令所編類係年錄孝宗乾道五年給事中胡沂論朝廷命令當謹於造命之初上曰卿職當激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淳熙五年上曰出令不

不可不審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並聖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道治門

責實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責難責實之說有責難之議論有責實之事功居風濤洶湧之秋而進失楫亡維之戒處危屋款頹之地而獻支傾柱壞之言憂國者旣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當天未陰雨之時而爲徹桑牖戶之計因火未及燃之際而盡曲突徙薪之謀用國者當以及時之事功而責其實嗚呼寒心國事扼腕時艱起而視安危之機凛乎興太息之念憂國者豈不曰聖學未廣日就月將之詩吾其進之君德未修正心

誠意之訓吾其呈之官及私昵矣拾遺斗量之戒吾其告之民不聊生矣鴻鴈哀鳴之句吾其獻之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夷狄驁矣請修政以攘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兵卒驕矣請選將以練之孔明不作木牛難運何以足軍儲羊祜已往襄城莫繼何以舉屯田言言劑國之名方件件籌邊之急着故曰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若夫改絃調瑟易臼轉樞憑往事之危欄思後圖之警枕用國者盍亦曰古訓當學則細旃廣廈我與勤之暗室當戒則深宮獨行我與謹之名器褻玩矣倖門鼠穴我與窒之閭閻憔悴矣仁心德意我與暢之憂心京京念我土宇敵愾棘矣當鞠旅以待之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軍威玩矣當嚴律以肅之積乃餱炎峙乃糗粮何可不

如晉留兵屯田且耕且戰何可不如漢以臥薪嘗膽爲歲月以救焚拯溺爲規模故曰以及時之規模而責其實

變駕虛爲靠實○晉燕偷安齊鶴甘飲前日之意向病於駕虛宋鷄毋待秦駒易流今日之規模貴乎靠實意向駕虛此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靠實此今日之所以得也甚矣去駕虛之意向易圖靠實之規模難何謂駕虛之意向浮漚白日視蔭時機坐守錙株稔成壞證君臣上下雍雍于于有怠惰而無奮發有委靡而無振起問之兵則我戍未定僕夫況瘁問之財則瓶之罄矣惟罍之耻問之食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問之將則二矛重喬河上逍遥事事無非虛文物物總尚虛政虛之一字爲之鴆毒意向如此此前日之所以失也何

謂靠實之規模尺璧寸陰着鞭事會變換局面力圖爲着君臣上下孜孜勉勉有振作而無茍且有堅定而無轉移以言乎兵則整飭六師以修我戎以言乎財則于槖于囊斯戢用光以言乎食則乃裹餱糧爰方啓行以言乎將則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步步行此實路事事圖此實政實之一事爲之鍼砭規模若此此今日之所以得也

上責實下務實〇人主責實之意不可一日而不新士大夫務實之意亦不可一日而不新責實之意不新則吏習安於茍且之舊實政何自而能舉士習狃於浮靡之舊實學何自而能充務實之意不新則吏習不知舊之爲非何以稱一人實政之求士習不知舊之當革何以副一人實學之求故體

天運之新以新吏治以新士風見於號令之新者一人責實之新意也體君命之新以新治功以新學問見於奮勵之新者士大夫務實之新意也

稽古偉義 漢唐責實之政○行露弗歌甘棠絕響循吏爲漢宣斯爲下矣然意向方新於九重觀聽速易於四海曰吏治烝烝莫有苟且矣曰政事法理咸精其能矣自其顯者言之風清渤海盜賊息也訟止馮翊孝弟興也閉閤思過教化脩也出入阡陌農桑勸也有吏如此差強人意雖曰俗吏爲虛名越職取虛譽若是者尚不少也然彼猶知名之可好也未至蕩然而無忌也則漢之吏獨不尚可取乎賢能弗興閭里無教科目如有唐斯爲下矣然在上者猶知小善一藝之錄

在下者猶有業精行成之思孤峯絕岸振文之奇玉佩瓊琚鏘叉之聲自其大者言之滄海遺珠明經舉也學者山斗進士擢也論諫仁義宏詞選也淮蔡勳名賢良出也得士如此亦邦之光雖曰勞心卉木極意煙霞若是者誠可厭也然彼猶知文之當工也未至泛乎其無據也則唐之士獨不猶可觀乎

晉諸臣實體國○典午中微瑯琊南渡以江流之杯水沃強虜之車薪中外皇皇一鳴同沸而時賢高簡相師成風似亦失矣而所以未甚失者正惟諸賢真有體國之心故尚能以高虛之議論收切實之事功且帑庾赤立矣而練衣一用頓甦國用之脈於垂絕今理財之說瀾翻於士大夫之口而醫

豬割肉剥牀及膚曾有如練衣之足以紓國用乎三千之援
窮矣而北府一出遽改軍旅之神於精明令强兵一語塵腐
於士大夫之舌矣而旌旗無光戈鉞俱朽曾有如北府之足
以壯軍容乎有杜預以卒吴湘之伐有謝玄以奏淮淝之功
一時將帥凛凛生氣令一曰擇將二曰擇將不知謝玄杜預
果爲今日出乎劉越石之枕戈待旦温太眞之絶裾請行
一時人才表表愈偉令一曰需才二曰需才不知太眞越石
果爲今日用乎議論嘵嘵雲披星見畢功寂寂水止風休
不知今日士大夫自謂軼晉人乎抑反晉人不若乎
法祖嘉猷 實德實才之效○慶曆皇祐間元昊蜂蠆於其西
契丹虺攫於其北海之隅嶺之表猺獠之呼儔者勢如也孰

不曰政事不振而然歟我仁祖不汲汲於立政而切切於修
德布裀之設昭其儉也恐其近名一語所以盡吾儉之實一
羊不忍廣吾仁也出於天性一節所以盡吾仁之實君德果
何如耶是以出征則有骨寒膽破之謠興治則有力懲姑息
之詔致化則有四方安樂鏗鏘炳燿至今蕩人耳目也建炎
紹興間倉卒於海道之行崎嶇於金陵之幸淮之北江之南
黯然胡塵莽然盜區也孰不曰治道戛戛乎其難歟我高宗
不屑屑於計效而拳拳於求才不曰遴選人才隨宜器使則
曰當用樸實不用贓汙不曰朕選將帥必審能否則曰進退
人才當用公心其人才又何如耶是以張趙策江上之勳韓
劉諸將奏淮堧之捷二吳兄弟獻蜀中之功光明俊偉至今

垂榮竹帛也

慶曆致治之實（昔我仁祖之御極也坐衆長者於廟堂而列公忠鯁亮之士於論思諫諍之地其相與也如賭其論事也如讐其上殿也廷爭無私其下殿也不失和氣叩環大呼則有道輔仲淹其人叩榻論事則有惟修惟靖其人公道開明言路精采諸君子之責難於君者已極其至而仁祖之所以責君子之實用者亦曲盡其宜既開天章從容訪問復賜手詔督責丁寧既令諫臣日赴內朝復賜章服面加奬諭君臣之間交盡其責雖曰當是之時內而天變之屢儆國勢之未強外而西戎之肆梗北虜之桀驁以言其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財則僅足而無餘一時諸賢遇合相與綸經相與

撥剔相與改紀與政用能剗除蠹弊保合大和至今言我朝之盛者必曰慶曆此慶曆之事所以行乎

時文警覽立實德獲實才○自其實德論之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以遊田聲色爲伐性之斧斤以土木神仙爲攻心之鴆毒盤銘九字方寸蓍龜無逸一圖終身藥石推關雎麟趾之心行周官六典之法實政何患其不立耶自其實才論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巳以力擊賊非掉舌之縱横思職憂邉非圍棊之浮誕碩德宏規清廟瑚璉忠肝義膽烈日秋霜一秉歷而作宋長城一當軸而重趙九鼎實效何患其不獲邪

務實未見其效○夫何馭强兵矣而國門爪牙猶如兒戲羽

林貔虎驕若倩人責實之效何飄風也議擇將矣而登壇授鉞不問踈庸乘障請纓罕問踊躍責實之效何畫餅也南北𨻶竭曾無毁家紓難之風上下煎熬未聞算邉裕國之術理財實效得無談河乎敗乃翁事不逃腐儒之譏終誤蒼生反貽天下之禍人才實效得無捉影乎夫以如彼議論如此事功則前日所謂責實其效竟何如耶

後世不知務實○恐嘗嘆夫後世之君大廷則蹙額而相告深宮則以樂而慆憂掖庭羊車即焚裘前殿之晋武也向爲東征西伐而不顧今爲兵革僅定而爲之霓裳羽舞即焚錦毁玉之明皇也向爲厲精求治而弗顧今爲溺愛衽席而爲之之有實德者宜不如此後之人臣聞警則手版倒持喜捷則

過戶析稅向猶指示以決勝今乃游宴於東山向猶拜表而即行今乃趑趄於灞水有實才者宜不如此乾道中廷紳有曰禦戎之道莫先於自治自治之策莫先於責實今之君臣其能一念及此否

綺語駢珠

欲保業必自惜時始　時方建明雲披星見

欲惜時必自務實始　徐考施行水止風休

聽其言誇詡可喜　徇虛文者罕成功

稽其事指準或誤　務實用者有至効

國勢之虛弱猶故民生之虛乏猶故　虛文不足救弊

財計之虛匱猶故邊備之虛疎猶故　苟政不足起偷

青蒲論辨皂囊獻替士夫徒能盡言難之恭文具施行畫餅指畫朝廷未嘗有責實之政

實政獻策實政在於建明○有如介胄之精神萎薾橐鞬之氣習脂葦汏市人矣一鼓作之必家鶴膝而戶犀渠可也雅歌肆志於從容幕府儲神於清晏將驕子矣一風厲之必人韓白而家孫吳可也方土日蹙民膏之朘削愈難萬竈雲屯總所之供需未艾支吾窘調度孔艱則財賦不求實用不可也王室多難未聞誓江擊楫之壯圖天步方艱猶習揮羽談風之雅趣危機一迫重任屬誰則人才不責實效不可也夫以如此議論如此建明則天下之事將無一之實矣

實政實效之致○嗟夫實政不能自爲之廢興視君德以爲

之廢興實效不能自爲之成敗視人才以爲之成敗今之君德實與否歟側身修行必如宣王之畏懼而後謂之實減膳撤侑者非實也利用厚生必如大舜之正德而後謂之實蠲租減賦者非實也從諫弗咈必如成湯毋陰實惡聞而陽爲容受之名罔敢盤游眞如文王毋內實耽樂而外爲簡淡之態一念之烈實在其中矣今之人才實歟否歟憂邊思職必如魏相之嚴明而後謂之實風流雅望者非實也明目張膽必如思謙之蹇諤而後謂之實賣直沽名者非實也字民者眞如召杜之循良毋爲王成僞增之詐用兵者眞如英衛之善戰毋爲魏尚差級之欺濟濟多士又安有習爲欺謾者乎

議論多施行少○廟堂之上造膝臺諫之奏疏侍從之論思百

官之轉對草茅之抗言數與麻竹相多也道路幾玩於聽朝廷幾玩於受士大夫幾玩於言矣間有以力行之說進者有以責實之說進者又有以明公道去私心爲言者又有以定規橅遠謀慮爲言者凡此亦可謂盡責難之義矣不知今日之所施行者果何如夫以慶曆之朝未有如今日之難而今日之治反不能圖慶曆之易使仁祖而處今日之時吾知其必斂局更着矣必疏焚剔蠹矣必討國人而申訓之于禍至無日矣使今日而處仁祖之時吾意其必豢安養逸矣必拱手視阜矣必厭危邪之陋風而飾太平之盛觀矣此慶曆之事功至三十年而成而今日之事功至二十年而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莫若痛嘗越膽堅惜禹陰已往之歲月既不容

發兆遁之矣未來之事機正當彎鵠至之弓一日之積一日之慶曆也一歲之行一歲之慶曆也及汲以圖之孜孜以處之則夫八者之務皆可以就吾之條理矣朱文公有言天下事須是喫得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信斯言也吾君大夫其可事議論之談河而付事功於着鞭哉

出意收結務實在不自欺○然則責實之道當何先曰自不欺始元按先生嘗嘆曰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壞於一年雖父子之間猶相詐使相欺詐況君臣之間乎吁可畏哉請御正衙至形累表是畏天也曾未幾而溺宴披香天可欺乎遡發德音博求忠讜是求言也曾未幾而追佗盡言人

可欺乎是欺其人也而亦自欺也日食地震專攻上身是愛君也曾未幾而陰附王氏君可欺乎露布星馳獻俘奏凱是報國也曾未幾而棄師宵遁國可欺乎是欺其君也而亦自欺也吁君臣之間相與為欺如此毋怪乎實德之不修實政之不舉實才之不進實效之不著也范文正嘗曰不欺二字終身行之不盡執事毋謂書生之常談

責實自無欺始〇雖然為責實之說易革積欺之習難今之為吏者每曰撫字不必勞也廉平不必守也苟有以欺朝廷足矣監司守令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民爾今之為士者每曰學問不必講也義理不必修也苟有以欺有司足矣父兄師友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心爾責實之言騰於口說而積

欺之胥錮於心術吁可畏也今必以此而洗濯之厲淬之懲創之化誨之其庶幾乎不然於漢唐乎何訾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正名篇 漢王吉云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故本傳 漢仲長統云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本傳 唐鄭覃云救世之弊在於責實本傳

歷代事實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俗風淳一運祚長遠才選舉志 漢宣帝詔令吏或以酷惡為賢上計簿具文而已務以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本紀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其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繇考察其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本贊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為本自今選人具名送中書量才甄別寶訓太宗雍熙四年詔審官之道稽實為本謂宰相曰宰相撫夷夏和陰陽及為實效國史眞宗制文臣七條四曰責實編年仁宗與輔臣論近日人才曰人貴責實豈事虛名 神宗即位謂文彥博曰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卿等欲成此事非難要在勿事空言而已竝長編 高宗詔興四年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 三十一年上曰人才當求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若可觀然猶畫餅終

不可食　孝宗淳熙四年上曰近世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　王淮等奏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頻年以來士風爲之一變　敍聖

先正論建　嘉祐中司馬光上仁宗曰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如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居平陸則可觀若以之涉風濤豈不危哉　蘇軾上神宗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　臣僚上孝宗自治之法莫先於責實欲望敕內外之

臣法令責其必行賞罰責其必當軍政責其必修財用責其必裕凡所謂自治者必責其有可見之實如此則中興之效將遂過於宣帝

文集青華 東萊云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防民之情則不敢為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後世無其實而有其文家讀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夔龍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

時且有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文取下以虛文欺上下之間亦相與爲欺耳　胡寅云若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皆盡其忠亦莫爲欺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於是宰相廢實而取華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虛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佚人君樂其名是也而使之夸頌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亂實自此而起

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葉水心云世號漢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徒役役焉以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纖悉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取清淡而不羈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實

責實二　以因名致實立說

策頭

人皆曰今日士大夫之弊自徇虛名始愚則曰果徇虛名猶有可觀甚者虛名吾不得而見之矣蓋人知名之可好也則雖餙虛者猶有似實之形雖篤僞者猶有似眞之迹必不至於蕩然縱弛而無所忌憚矣苟不知名之可好則虛者愈虛誰能借實以餙之僞者愈僞誰能假眞以文之必至於冐然勿耻而無所𦒎護矣嗟夫以責實者而律徇虛之士固吏習之不幸以不知好名者而較徇名之高豈非不幸中之幸耶且晋自立國江左以來淸虛流禍世嘗太息而病之矣每觀貴游子弟多慕放達談老易者擅名江東號爲夷吾徒揮敝麈之翁志在東山惟務別墅之棊淸虛二字酣郁於士大夫之心術慣熟於士大夫之議論其來久矣當時鍼砭雖

力膏肓無補流弊固應爾也然晉人以虛自命猶能立江左之實功今日以實自居未能定三邊之虛勢蓋好名固不若好實然豈不愈於併與其名而不好者邪不然晉人尚清虛何其事功有今所未及者

愚按蓋嘗論之士大夫惟慮無好名之心耳苟心乎好之則必遂事必赴功必避惡迁善而實亦存乎其間矣惟不以名爲務而曰吾恐貽近名之譏則其所謂實亦私而已故黃金横帶從車肉食認爵禄以爲實問以朝廷之實政則不知也壘綬一同竹符千里飽溪壑以爲實問以郡縣之實政則不知也覆敗方聞反馳捷奏屬城就破勿督帥闖欺君誤國互相容隱以爲實問以邊境之實政則不知也吏而如此則何

以仰承聖天子責實之新意愚獨怪夫今日之吏爽豁實鑿者以貪名蒼鷹乳虎者以暴名媚竈由逕其名曰巧坐嘯畫諾其名曰惰甫登仕籍屈指及瓜纔綰珪符延頸遷鶯鳴琴不聞五袴謳誦以名求之固寂然也奚實政之足稱今日之士技業雕蟲而篆刻未必精學號專經而探討未必熟沉浸醲郁視為何味詩葩易奇視為何體晨窗向日執卷而長哦夜膏欲涸掩卷而沉思不過剽掠皮膚掇拾塵腐以文觀之固爾然也奚實學之足言

實名 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莊逍遙遊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盡心下 司馬相如曰蜚英聲騰茂實林賦 公孫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欺詐以釣名自九

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本傳郭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傳呂
東萊云世之尚虛名久矣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於目
前哉然與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爲務實以投吾之所好今日
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辨捷也今
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解訴牒之人
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曹之士巧詐百出而渾厚質實之君
子併爲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真僞一塗愚智一概憒憒然莫
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
於失實　又云明君之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求之以名開
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
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僞皆見矣以政

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黄霸之實王成之僞皆見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僞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僞皆見矣彼皆趍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實皆砥礪滌濯言不敢過行譽不敢過情苟實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聞於上蹈浮薄之罰又豈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爲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爲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爲治者天下以名為實不善爲治者天下以實為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宣帝之綜核名實矣不聞其去名也聞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不聞其去名也名者正吾所資以責實之具柰何先

去之邪

其獻策收結第叚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國事門

國論 附 集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臺諫學校相維○驄馬倦鳴烏臺積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峨冠進疇鶡袍獻節朝廷猶幸而可以斂公論之散有如皂囊數奏望總鐵冠白簡抨彈威高石室此一公論之歸者也乃作轅下駒不作殿上虎乃作不鳴鴈不作獨擊鶚乃作寒蟬不作秋天鶚秦越公家之得失塗人朝政之是非漠薪火矣流賈生之涕者奚其人唐舟險矣叩栖楚之額者烏乎在公論至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其歸

然而帶妝書生筆端有舌無官御史紙上生風亦一〇公論之敵者也是雖木中梟能為朝陽鳳是雖空谷駒能為蒼天鵠是雖隱霧豹能為鳴皋鶴藥石時艱之沉痼鍼砭國體之膏肓學舘引矣正何蕃之色者亦可高東都禀乎標膺固之榜者亦可義公論至此朝廷猶可以斂其散

持一定之議論〇處難定之境易持一定之議難議之難定此國步所以艱棘議之一定此國是所由主張今之境難矣哉邊鬧告急疆場未淸國勢且積弱矣大農告匱總所未豐國用且積蠹矣選民告疲而力未甦京民告病而未居奠國本且積弊矣其境若此其斷又若此善於醫國者其惟定國論乎國論之定否顧君相何如耳惟聖若宗主於其上賢相

維持於其下境愈難而力愈定事愈迫而心愈同無躁妄之圖謀有堅忍之意向不以苟且而自安不以窘束而自沮不以少不如意而自怠則一振刷而精神以奮何患國勢之不強一運掉而血脉以暢何患國用之紓一扶植而元氣以充何患國本之不固蓋有隨用隨當矣豈止於補葺罅漏而已哉

稽古偉論 漢國論有是非○高祖之漢削平煩苛事務簡易傾心以聽惟將相二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疏遠必不能一言為帝輕重也曹參略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陳平許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

欲爭而不容爭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丞相衛綰請罷申韓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力自新進用事大臣見絀朔方之議屈於侍中流民之議屈於九卿尊號之議屈於外戚矯制之議屈於谷永卒養成天下諂佞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之福哉

漢唐能定國論○漢至宣帝民物凋弊邊屯未息此何如境也不惟帝之攬權足以為國論比宗主而總領衆職魏相與有力焉則厲精未幾副封已去異時至于單于慕義足以致漢祚之振者宜也唐至憲宗弊政未除藩鎮未息此何如境

也不惟帝之果斷足以爲國論之宗主而相與贊畫裴度與有力焉則剛決旣奮羣議俱排與時淮蔡奏功足以救唐室之弱者亦宜也漢唐之君臣所以處多事者如此豈有他哉持之以堅忍處之以憂勤爲國是之攸主救國步之多艱不畏不縮不沮不撓一時之治至今號爲中興猶能使人食忘味夜忘寢

法祖嘉猷 主國論在大臣 國朝公論之權不在縉紳不在草茅廩廩然廟堂之上繁星麗天斗杓芒寒江淮滔滔朝宗于海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借契丹與朝廷許之而卒奪於呂夷簡之一言殺繼遷母樞

府行之而終出於吕端之一奏澶淵之役王欽若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揺也濮園之議臺諫爭之列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元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説以異日朋黨之禍或告以不可爲蔡𠦑之患温公拯溺捄焚不暇他恤葢中流砥柱萬折必東也先正以公心立公論公論若此今日之諸臣其亦知所取法歟

時文警段言而不顧後患○言國勢之强弱則痛哭太息於薪火未燃之始而知我罪我不計也議邊備之緩急則如泣如訴於滿堂歡笑之中而䵩子聽子不恤也虜情之變詐不可保奮身而陳之非不能雷同而獨立赤幟也兵機之戰守不可必肆口而談之非不能附和而高聳蒼崖也

議論漢無定主○內庭不敢自任其責而巽其責於三邊朝行不敢自是其謀而下其事於三學帥閫鼎立議論紛更輔臣心腹決擇方艱惟持巳私罔恤大計偏立吾見不思共功戾以相勝而不求以相濟爭言其失而不共圖其所得名曰變國於國何益名曰體國於國何功

學校扶持公論○嗚呼為臺諫者豈不思朝廷之所以置我者謂何而乃忍於曠當言之位而聽其迸出於學校夫使學校得以有言者足以見臺諫之不能盡言矣處學校者亦豈不知朝廷之所以待我者謂何豈敢出[illegible]言之位而躍然求勝於臺諫惟其臺諫噤言矣於是乎學校不獲巳而代言也言在臺諫則為公論之歸言在學校則為公論之散不幸而

公論之歸不復全矣猶幸而公論之散有可采焉則天下尚可措手也不然既不能會公論之歸又不能斂公論之散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忌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終矣言至於此能不爲之擗標邪

綺語駢珠

天下有公是非　左紉而右珮

人心有公議論　此枘而彼鑿

雷同一說隨聲迂就　青蒲論辨嚋非劑國之良謀

首鼠兩端順意逢迎　紫[illegible]獻替嚋非瘳民之確論

議事者不必任事之難　集諸理而是何嫌於同

奉命者不知造命之意　揆諸理而非何嫌於異
唯唯以為同則其同也不幾於詭隨
譊譊以為異則其異也不幾於求勝
億之於心而安雖徇衆人之論而不為苟同
揆之於理而愧雖咈衆人之論而不為苟異

當今獻策臺諫學校得失○天下何如邪秦雖未潰漢翼尚搖春林多宋燕之衆中澤痍周鴻之集秋風邊塵爽葉振矣黍離故都國本蹙矣問之將則李勣未工於籌算孟明欠決於焚舟而將戲兒也問之兵則周軍謾勞於堅壁李卒未至於椎遜而兵驕子也問之財則宋沙不足以餉軍蜀馬殆難於運餽而財罄竭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所籍者言路一脉

到今猶活僅可以盧扁時病耳今之臺諫非所當言者乎夫何借景張燈盡封事也遏觸諱之鋒而不敢問其視乞放燈之寵者甚天淵寶纓掃翠當規諷也齚犯顏之舌而不復言其視乞嬪嬙之減者巳霄壤堯佐之彈非飲氣也直以作夷陵令為憂仲淹之救非縮手也直以降英州別駕為恐臨治以剛有能如左臺御史而呼皂鵰乎側堦而奏有能如殿中侍御而彈白筆乎府栢秋零略無生氣臺蘭冷瘁竟至沉瘖臺諫至今日而如此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今之學校本不必言可也以者冬雷示變必奏譏焉犯震怒之庭而不暇顧是猶得策天變之緒餘國勢未振必變封焉按激切之劄而不敢憚是猶有陳治安之氣象潞公之非當揚眉也不以

官非唐御史而沮元獄之寵當若口也亦以位不孫諫官而
盡竭忠死諫肯為國子先生而表佛骨矣極辭而對肯為國
子監祭而書萬言矣壇杏孫芳無非生意市槐連蔭總是清
風學校至今日而如此幸猶可以歛公論之散

上下各有議論○愚不知今日指陳於下者果正否乎主張
於上者果定否乎惟見議於朝與議於學者一議論也謀於
國與謀於野者一議論也建明於朝廷與推行於郡邑者又
一議論也是議論以勢異矣讐金將滅之初一議論也洛師
既陷之後一議論也狂韃方張之餘又一議論也是議論以
時異矣平心而論則詭激中未必無正平軟熟中未必無忠
讜詭詭厭人聽中未必無濟時之實策古人以議之衆為公

而今日以議之衆爲私古人以議之詳爲喜而今日以議爲詳爲病良可嘆也毋亦權衡於上者未定也國論不當卑弱令之言戰者類皆安靜之計安得如李靖之必欲蹀血虜廷也今之謀國者類皆辛武賢之策安得如諸葛亮之必欲取荆州也今之憂邊者類皆蕭俛之徒安得如景弇之必欲先定漢陽取涿鹿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也

生意收結 廟堂當主議論○雖然今日之議論得毋有未造於事理之眞者乎夫所謂眞議論者如炊之必熟如耕之必獲如夏葛冬裘之必不可棄糢糊影響聞有忉怛於藻旒之前者矣而論事情如黑白者未聞其人指擿膏肓聞有懇惻於龍墀之上者矣而拾碎紙以死諫者未聞其人識病之證

雖明療病之方無有道路玩於聽朝廷玩於受士大夫玩於言吁有自來矣朝廷之議論天下政事所自本也廟堂之意向朝廷議論所從出也故謂之道揆言揆度也謂之秉鈞言鈞平也今乃不然自立藩籬自爲枘鑿自分胡越不必競而力爭不徇公而角私每出一命彼欲從而此則違每論一事此曰可而彼則否悠悠歲月不知所留意向所在趑者㵎倒是雖命禹皐於巖廊之上來孔孟於草萊之濵位韓范歐富於僚采周行之間終未見議論之有裨於政事也然則憮議論之樞悉也請自廟堂始

主公論者在上〇雖然有公論之歸有公論之散亦有公論之出廷見必莊比之汲黯如先朝之待田錫則可謂公論之

出設或因論遷事而罷舜民為鼓院則非出矣御題殿柱號曰魯直如此朝之待宗道則可謂公論之出設或論及權奸而斥胡銓於嶺海則非出矣何則臺諫顧人君以為語默者也借使能如趙鼎不恤翰林之迁而歷詆顧浩之恣則不必視其出而亦可會其歸人不趙鼎誰肯邪借使能如張守共受禮部之部而力沮楊祖之命則不必待其出而亦可統其歸人非張守誰共邪況夫投忌器之鼠者當滔滔而驅當道之豺者毋寂寂持守位之祿者常總總而犯捐軀之難者毋依依是則聽公論之散也無怪矣故吾曰欲過公論之散當責公論之歸欲責公論之歸當嚴公論之出否則非但烏府先生得以晁賈諸公為羅轍而白面書生亦將以范李諸子

爲吹蓋吾爲此懼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書洪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孟子梁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語

經義事實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左齊景公謂梁丘據

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和如美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今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本傳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知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臣恐王之不能定也夏商之季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爲是不合其取舍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諸卿共定國是家語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善安從生通鑑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乎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匈奴傳蕭曹魏丙謀乎其上班固唐太宗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

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元道傳

皇朝典章　神宗曰今天下洶洶若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司馬光曰陛下當審察是非然後可令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續長孝宗乾道元年王弗進楚莊王定國是故事上曰王弗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之聖政

先正論建　蘇軾上神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保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

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陳瓘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又云蔡卞記經義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事

文集類藁　陳了齋云昔者初立國是使章子厚行之子厚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録之本謀也子厚既竄黜務是於留布布亦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録之本謀也布既竄黜務是於蔡京京於事君之義取請日録者十得七八然而鄧洵武薛

昂之所講者京不得而預聞也子厚可謂有才矣皆由其術而不知蔡京可謂奸黠矣尚知其術而未盡卞等國是之説以鄧綰爲忠以呂嘉問爲直以常立所言爲是以薛昂之所學爲正以此誣宗廟以此欺聖主以此誑言者以此誤蒼生安石唱於前蔡卞應於後其唱如呼其應如響厭之以國是汩之以新經幻之以字説罔之以日録　林勲善云自王荆公變法而患擧朝議者之異已也於是取孫叔敖國是之言以塞一時之議而國是至今不廢矣在熙寧則擧變更在元豐則主責實元祐之變熙寧則以復古名而其欲兼用熙寧舊之人者則其號謂之調停紹聖之變元祐則以紹述名而欲盡空元祐之舊人者則其號謂之朋黨元符未兼取彼此

之量則其號謂之建中靖國崇寧以來有豐亨豫大之論有尊君亨上之論此國是更改之大略

國論二　以公理參决立說

提頭乘天下之大機者常欲鋭於必爲審天下之大計者常欲安於不爲自二者相持而不相下則國事始無定向矣夫必爲者以機之貴乎速也機所當乘豈容苟安而不爲耶然懷必爲之心而不知思國家之大計則將既慮不審而無以善其後矣不亦誤人國家事乎不爲者以計之貴乎審也計所當審豈容躁動而輕爲耶然執不爲之見而不能撫天下之大機殊非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矣亦何足以辦人國家事乎當必有爲之折衷者矣

策段嘗稽之虞周矣禹功方成而皋謨復申在內也猶相遜之風其於外也何憂乎苗民之不格而長蠻之不服周公有勲而召公有誥在內也成交贊之治其於外也何憂乎戎狄之不龔而荊舒之不懲

且以漢唐之事言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而西會於滎陽非信之定計乎然非高祖聽其計則雖信不能成其勲先定漁湯取涿郡收富平而東下齊非弇之本志乎然非光武遂其志則雖弇不能底其績以至和戎之議王恢韓安國之衲鑿武帝舍安國而信恢其後反以誤國屯田之議充國朝臣之氷炭宣帝從充國而詰朝臣其後卒以平戎蓋王恢之見與武帝合而不篠安國之善謀所以無成功充國

之見與宣帝合而不惑羣臣之異謀所以有奇效以至突厥之伐蕭瑀異議惟太宗委李靖之專所以雪渭上之耻淮蔡之伐舉朝異議惟憲宗任裴度之决所以致就擒之績蓋突厥寖衰於時當取太宗之見明矣元濟背叛於法當誅憲宗之斷定矣由是言之議論之臣重於計慮不欲輕於有爲事功之臣急於機會必欲逞於有爲以大有爲之君據大有爲之勢而斟酌乎可爲與不可爲之間果可爲邪則取其奮發而不疑其激果不可爲邪則取其謹重而不疑其懦二說並進苟能權度而劑量之則彼此所長皆在吾運用之中矣

事類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間則無由濟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欲大臣

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誠當不執己見惟求是而已長編荊
公主顧役温公主差役蘇軾范純仁温公門下士復以差役
為未便蘇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便蘇軾純仁子
厚雖賢否不同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言行錄吕本忠云
世之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說行世之不治也君子在下位
而其說隱夫說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用之也雖然
君子為是說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論也天下之公論
不能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閭里而世之好事者當必相
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之有為則必質前日不用之說以為
治取鄉黨閭里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
海其效可觀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其舉事必先

曰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爲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爲此言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凡鄉黨閭里珍貴扶持之者漢取而用之耳歟劉元城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臣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上之也

評語

國論三　　以主之在君立說

款頭　述明大議在儒者參決大議在人君雖然儒者之見不可無所主人君之見不可有所何者天下之議孰非儒者之所當講明而況邊政之尤急國事之方殷耶則時乎可守吾

固不可執和之論然而吾必真見夫事勢之可否實明夫利害之輕重知大義之決不可廢則主大義之說知自治之決不可已則主自治之謀若乃方爾議兵而寢兵之謀繼出始方料敵而豢敵之言復至如是則議已無所主何取於儒者之進明哉夫天下之議亦孰非人主之所當參決而況於兵謀之尤重邊事之方始邪則智宜自運而後可以濟事謀宜自出而後可以圖功然而吾必采夫公論之所歸酌諸與論之所宜謂當戰耶吾豈可以和之說而自是宜守邪吾豈可以攻之計而自決若乃先立已見而使人不能攻先唱國是而使人不敢逆如是則議已有所主何取於人君之參決哉

鑒斷

論議之不一起於士大夫之好訣而病於人主之無所

決擇夫國有議論本以來群下無隱之情而至於迎合以自將苟且以求售此固士大夫之責然使之敢為誕為欺而惟上意之趨者則亦人君之所當深察也夫發言盈庭是彼非此偏聽獨信適以啓奸邪之漸上之人既以順旨為嘉下之人必以忤意為懼一事之立一議之興無分可否不別皂白往往隨聲迁就而雷同將順之不暇間有不畏强禦敢言之士奮發而力爭則必以狂肆見沮否則以訐直沮又否則以迂闊誕謾沮議論之端既開而取舍之機不決於此欲望其有補於國不亦甚難哉

晉之擊北虜也嘗謀於衆矣衆不欲擊而馬隆獨請擊之武亦斷然用之此隆之所以平涼州也陳之伐北齊也嘗謀

於衆矣衆不欲伐而明徹獨請伐之宣帝亦斷然任之此明徹所以拔壽陽也

【評】漢武帝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王恢曰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乃召問公卿恢對曰擊之便上曰善乃從恢議闢按曹操入荊州將士皆恐咸曰不如迎之周瑜曰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得精兵三萬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周瑜傳武宗澤潞劉稹擅節度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帝曰為我語於朝

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李德裕司馬光上神宗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議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張玫遠上德宗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

集議 附　以貴正貴定立說

策頭立議論貴正士議論貴定正則不激不隨足以立天下

之事功定則不撓不四足以用天下之議論議論正不患其多也正不患其雜也正不患其變也所患者眩於多耳困於雜耳顛錯於多變耳故廟堂者議論之府二三大臣者議論之的所以遏紛紜而應萬變者惟有定而已定則議論皆正矣

策段 漢朱崖之議不從御史大夫陳萬年而從待詔賈捐之之請罷邊備之議不從群有司而從郎中侯應之言受降之議不從公卿議者而從光禄大夫谷永單于請朝之議不從公卿而從黄門揚雄棄涼州之議不從大將軍鄧隲而從郎中虞詡閉玉關之議不從公卿而從軍司馬班勇交趾蠻寇之議不從公卿百官四府掾屬而從議郎李固涼州亂兵之

議不從司徒崔烈而從議郎傅燮謀雖孔多裁之以理是則漢人之集議猶得古者弁謀之遺意

不然為君處此境而病於難為相適此境而憚於難發言盈庭甲可乙否而把握無一定之權聚議交口此是彼非而模稜有兩持之說築舍道旁莫知所主百境交至一心易移持一畏心而百務廢萌一躁心而百為謬寬此一念又虛擲可為之歲月委國勢之自為強弱而無振刷之機聽國用之自為豐歉而無運掉之策視國本之自為輕重而無扶植之道處難如處暇逸畏難如畏寇讎而天下事將出於計料不及之外昔焉貽鄧禹之笑者今焉起賈生之泣矣

事料 文中子云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錢文子云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决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信其已見而不嫌於以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擊珠厓有議賞邊功有議入穀贖罪有議賈誼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未嘗以公卿之言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欵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非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御史之議也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奸不托公而行私惟盡

其已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焉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而無有妄議者矣

歐陽修上仁宗杜衍則清正謹守仲淹則恢廓自信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諍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至為國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